

成年人的内心有时是一口压力锅,一些潜在的欲望偶尔会通过限压阀悄悄跑出来。闭环四十天开始,我连续三夜在梦中出游,分别是北京、青田、张掖。那天清晨刚降落,张掖机场,坐缆车为看到壮美的七彩丹霞欣喜若狂,就被从睡梦中叫醒:“做核酸啦!”

后来小区发放出门证,能骑着小黄车在街区溜达,给了我很大抚慰,有一次竟不知不觉骑行了24公里仍意犹未尽。道口有隔离带,有路障,但警察先生很Nice,亲切讲理,风度翩翩。车兜里装着可乐,初夏的风轻盈可人,法国梧桐看上去宛如巨大的莴笋,上海醒了,还未洗漱,但我的心渐渐晴朗起来。这座能从失败与成功中学到一样多的城市,文明的基因与自觉从未离开。

这两年多我离开上海的次数不算多,与疫情以前无法同日而语。这两年很多安排无法预设,常常被迫中断。却也并非全无裨益,因为我有更多精力,与热情去领略本城各街区的边边角角。谁知道今天的因缘际会不是明天的命运收获呢。

不少友人的状态也都发生了嬗变。2020年大年初四,新冠病毒在国内肆虐,开旅行社的好友林柔刚从日本回来,当即援助我20个N95口罩。我们从剑河路龙溪路一直走到虹桥路。他说这回他能要休息三个月,樱花季这波生意恐怕错过了。转眼2022年,做了二十几年旅游生意的林柔已错过了三个樱花季,不得不暂时歇业改行。其间做过免税店化妆品代购、对日籍人士的房产中介服务等。这

两年疫情干扰,但能比较健康愉快地活着,韬光养晦、保存实力,展望未来,也不失为积极的生活方式。如同恋爱,年轻人的是互相拥有,成年人只求

上海人走过的三个春天

何菲

互相拥有过。人生的乐趣多着呢。

一个有阵子没联络的女友力邀我上她的新媒体视频连线直播节目。她以前在电台做主播,有不少年,我经常在她的节目里当嘉宾坐谈风月。辞职后她自主创业,成为内容提供方,与多家平台合作。闲聊了一会儿,我突然想到问她:你现在直播室在哪儿?她笑了,说她家的红木书橱前就是她的直播间,顶上有几盏灯,可以把眼睛照得亮亮的,再开个美颜。“你看我直播效果漂亮吧?”

另有一些友人也都搭建了微信购物群或担任分销。有用没用的,我也会参团买一些作为对他们创收的支持。家里囤了不少东西,大多是没见过的品牌和代工厂货,品质却不俗。它们在上海闭环的几十天间,也都发挥了作用。

前几天,我和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弟间爆发了我们成人以后第一次正式的争论。我们的争论虽然言语知性,相对克制,但谁也不会被谁说服,辩论的最后,是祝福各自的城市在遭遇无法预判的风险时,从容地顺势而为闯过难关。在低处辩论,在高处握手,才是成年人的友谊吧。想到一句诗“爱是知道、照亮,但更深刻的爱,保存在黑暗中,像那些你不知道不能和不能知道的事物。”

在静默的日子里,有

时会想到在我二三十岁时,上海很多人都像打鸡血般,在全球化进程中努力地自我实现,为行业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。疫情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,尽管原有的秩序运转逻辑被不同程度改变,上海人却依然从容得体、温暖有序,没有哗众取宠,也没有文明降维。这样的城市和它的子民,自开埠至今始终默默地励精图治,值得被尊敬并祝福。

这几日,我与几个好战友会畅想在生活恢复正常以后一起去哪儿转转,大家首选外滩陈毅广场。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,从陈毅率十万解放军大军冒雨露宿街头开始,上海人民就对政府有了高度的信任。我们想去听一下海关大楼的钟声。它的每一次敲响都昭示了上海的声音、觉醒和力量,其变迁筚路蓝缕,向海而生,早已连接成了一条通向现代化国际化的必经之路。

因疫情宅家有些日子,看书、喝茶、码字,兼顾着一日三餐。程式化的上下班被临时替换成了另一种日常。想着,这许是若干年后的生活常态,倒也释然了。家,原本是熟悉的。窗台花架上吊兰低垂玫瑰盛开、客厅墙上是麟康先生的白描炊宴图,还有墙边那台闲置已久的钢琴……一窗昏晓送流年,多少年过去,很多物件就一直在那里,早已成为家的一部分。太过熟稔的风物往往会跳跃到视线之外,熟视无睹常是人的尴尬。居家时长,从卧室到客厅到厨房,倒是留意起过去那多年不经意的小小细节:墙上的画已微微泛出一

点浅色的印痕;窗外的花卉已记不清换过了多少;翻开琴盖,红色的蒙布下黑白键明净如初,可那悠扬的琴音呢……熟悉的物

夜光杯



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(书法)

陆康

点浅色的印痕;窗外的花卉已记不清换过了多少;翻开琴盖,红色的蒙布下黑白键明净如初,可那悠扬的琴音呢……熟悉的物

安静于暖

张为民

件恍惚中竟变得有些陌生。那个清晨,忽而就想起亲近年来到家里那么久的家具、照片、书籍……安静的时光,记忆温暖地转过身来。

小区里流浪猫的数量始终保持在二三只,活动半径,栖息场所,还有喜爱猫咪居民的投食量,都是刚刚好。有欢喜的,蹲下身子冲着小树咪咪几声,猫咪果然就喜颠颠地跑出来,由着人爱抚,一起玩耍。玩够了,猫咪伸个懒腰,向林子里走去,居民也散了,各回自家的楼栋里去。彼此欢喜,彼此自由,这样的契合人与猫咪都甚美好。三月里,那只狸

花猫的肚子明显大了,晃悠悠地跑来向人撒娇,得着眷顾自然多些,运气好时,还能额外赏到一听猫罐头。那天下午,正在小区里排队做核酸,脚边忽而被个毛茸茸的小家伙蹭了一下,低头一看,两只出生不久的小猫咪一下子躲开了,一蹦一跳地向前奔去。视线追随着小猫向前看去,却蓦然发现,三月里还是郁郁葱葱的枇杷树上已挂满了金灿灿的果实。梅子黄时雨又晴,春衫未脱暑犹轻。时光未停,在这个安静的午后,大自然温暖地静动着。

小区业主微信群建立几年了,一直没有加入,然疫情起时,封足在家,居委会通知、小区防疫管理,要紧的还有各类物资的团购信息均在业主群里发布,入群已是必须,自然的也认识了几位邻居。业委会主任老吴爷叔退休前做过企业高管,深谙管理之道,知疫情防范非一己之力所能,

我一直喜欢阅读儿童文学作品。

但我所交往的朋友中,有不少轻视乃至鄙视儿童文学的,视我的爱好和行为,是“童心未泯”。我知道,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,是把“童心”,如古人一样作贬义词来使用的,所谓“无成人之志,有儿童之心”。但我并不太在意这一点,我甚至常常开玩笑地把我主要从事的《红楼梦》研究,归到儿童文学类别里。因为林黛玉进贾府,也就五六岁,小说用全书最多篇幅的30多回写贾宝玉生活中的某一年,是十三岁,当时,林黛玉也就十二岁。那么,从描写对象的年龄特征来说,《红楼梦》是儿童文学,也不算太离谱。而从深层次来说,小说恰恰是借助于主要人物的儿童化,让大人不去理会他们的“儿戏”,才为他们在传统礼法森严的家族中,找到了一片自由活动的空间。

当然,我也知道,许多不喜欢儿童文学的朋友,自有他们的理由。但他们提出的理由,有些根本站不住脚,有些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
或者有人认为儿童文学作品涉及的知识简单、文化含量低,太幼稚、太小儿科。有人还举儿歌《比尾巴》为例,说动物尾巴的长和短,都是明摆着的事实,只要带孩子去动物园逛一圈就知道,哪里还需要编成儿歌,让学生来诵读学习?他们不清楚的是,类似《比尾巴》的儿歌,重点不是传授尾巴知识,而是刻画儿童在认识动物世界中,加以比较、比试的心理,是一种基于自身没有尾巴而激发的好奇心。而这样的好奇心,才是诗人所要捕捉的,体现出人生特定阶段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,这种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,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特征。是儿童文化的个性体现,与成人文化相比,并没有低级和高级之分。只有自觉认识到这一点,只有摒弃我们身上自恋式的精英意识和老朽思想,对于儿童文学的价值才能给出一个客观、公正的评价。

还有人不喜欢儿童文学,是认为其中不少作品有太生硬的说教(这样的作品确实也存在),让他们心生反感。对于这样的看法,我觉得同样需要具体分析。有时候是作品本身的问题,有时候,则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来进入作品。其情形犹如一本《鲸鱼》图画书给我们提示的那种隐喻性意义。该故事开头交代,有一只鸟在港口的空中欢快地叫着“鲸鱼”,让住在港口的人们纷纷去附近海域寻找鲸,但大家都失望而归,还以为是小鸟在跟人开玩笑。只是在最后,当鸟把一个小孩突然抓到半空中,让小孩获得从空中俯瞰港口的视野时,才发现港口的造型,恰似一条鲸的外形,线条曲折而美丽。是的,当人们已经习惯于把鲸的称呼视为一种实际动物时,飞在空中的小鸟,是以美的修辞利用了鲸,刷新了人们对周围庸常环境的认识。

也许我们的人生经验和阅读,发展到某个阶段,都需要被突然提升到空中,来重新审视自己习惯了的环境的机会,来感受焕然一新视觉冲击。读儿童文学,读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,会为我们打开这样一个新世界。这是我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理由吗?也许,从拓展自己真切的人生经验和体会来说,本来就是不需要理由的。

便动起鼓励小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念头。所住的小区不大,三栋楼,100来户人家,小区进出一个门,只有一个门卫师傅值守,又要兼顾快递和小区环境的消毒清扫,有些吃力。管住大门是防疫首要。老吴爷叔和业委会商量了下,动员居民一同参与,每天排五班,每班一位居民志愿者配合门卫师傅一同“守关”,既减轻了门卫压力,又增进了邻里了解,老吴爷叔安排得妥妥的。疫情防控期间,怎能少了获得物资的重要渠道“团购”呢,有责任心的小严姑娘因其对商品质量、价格较强的把控力被大家拥为“团长”。有一阵,蔬菜肉类接不上了,居民们群里唤一声,“团长”立马组织来一批。有居民想吃水果了,“团长”运来了苹果香蕉……有细心的居民比较了团购商品的价格,还真是良心价。“团长”微信昵称“味精”,封闭静默的日子,邻里之间或因有了“味精”而多了点滋味。“花隐掖垣暮,啾啾栖鸟过”。所谓的岁月静好,念起便是温暖。

“小顾,我们能够出来的时候,马上会来看爸爸,看你!”——没有如同天使一样的老家的阿姨、善良细心淳朴厚道的阿顾,爸爸是活不到今天的。想要慰问小顾的念头与看望爸爸的念头一样强烈。今年春节,住院病人不能出来,小顾请假,把爸爸带到她老家去吃年夜饭。宽敞的农家饭厅、朴素的农家菜肴,男女老少满满登登六张圆桌,爸爸坐在尊位,竟然惬意地悠悠地抽了一根烟。他在视频里好有腔调!

爸爸会等到我们接他的车,有第一次,还有第二次,第三次,无数次……因为,他是一个有福气的老头。

十日谈

生活恢复后要做的
事
责编:殷健灵

明日请看《生活恢复后要做的事》。



桥(外一首) 一川

南桥头桥北郭桥,
钱桥胡桥通津桥。
桥桥多娇比高桥,
千桥新城梦不遥。

注:①奉贤之桥,特别多,超千座,令人

人惊叹!地名,镇名,村名皆以桥为名,彰显江南水乡的个性。桥将成为新城建设的一个亮点,曰:千桥新城!

雪球花
一层嫩绿几头白,
怒放斜栏弄霁霞。
多谢春风来孕育,
与君共赏雪球花。

编者按:在静默中,我们重新思考人生,重新认识上海这座生活已久的城市,重新反思早已习惯视之平常的日常生活。

我们在封控中失去,也在封控中得到。上海正在复苏,生活回归之后,你最想做什么?每次给90岁的爸爸打电话,都要问:“我是谁?我的名字叫什么?”每一次爸爸都准确无误地叫出我的学名和小名。近来他电话里的发音似乎含糊不清,声息微弱,用照顾他的阿姨小顾的话说是:“舌头有些大了。”心里不免焦急:上海即将恢复生产生活秩序,爸爸,千万要挺住啊!

七年前,因为心梗,心脏装了支架。三年前住进病房。之后,可怜的老爸就以病房为家了。24小时阿姨全程看护,氧气瓶测压仪随时供需,爸爸像婴儿一样脆弱,却也像婴儿

样顽强。小顾每天将他的吃饭喝水锻炼拍成视频发给我们,我们负责点赞献花。病房被封了两个月,爸爸趁机不肯走路了。一双腿牢牢搁在轮椅上,终于越来越衰弱无力了。“爸爸,不走路是不行的啊!”他是一个率性和自我感觉良好的老头。那年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回到普通病房,看到身穿红衣说普通话的年轻女护工,马上兴奋晒单:“我的小孩对我都很好!”“我是一个校长!”——“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?你还是校长?”抢白了他一句,过后想想,他的自我提神对恢复健康也很重要。

有时候,人的生命充满具有逻辑的规律性。有时候,智力分析全然没用。爸爸隔壁病床96岁的老伯伯,癌症晚期,癌细胞已侵入骨头,三年前靠鼻饲过活,可是鼻饲一段日子

后又重新恢复正常饮食,每日饭量比干活的阿姨还要多。每次见到他,都要跟他打趣:“认识吗?”他微笑着,双眼明亮。“认识的!你上中学的学费还是我出的!”他曾经是

老爸,挺住啊!

南妮

个老师,也的确给他的农村学生出过学费。他把阿姨当作老婆,把老婆当作女儿,但这一点不妨碍他记得他替他的学生出过学费。这样的事情,才使得他的眼睛散发令人感动的、讨喜的光芒。有一次他问我借十块钱。我非常高兴地把钱拿给他。

爸爸住院最高兴的事情是:我们开车将他带出去上饭店吃饭。外甥开车,他坐车后。他平时吝啬言语,但上了

“去吃饭”的车,却音色洪亮,表情丰富,夸外面风景好看,外甥衣着时髦,自己心情翻飞,一路滔滔不绝的口才令人惊艳:这还是那个走路歪歪不时流口水的病怏怏的人吗?有些大兽平时假寐不响,可一旦到了紧要关头却能喧腾骇人。爸爸也是厉害的。饭店聚餐激发了爸爸的生命能量,这能量还能随着饭店档次的攀升而攀升,随饭店环境的闪耀而闪耀。

听说爸爸的胃口不好,终于要人喂了。

听说爸爸说“吃不下”,而表示不愿意吃饭了。“爸爸,生活恢复正常以后,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,就是要把你接出来,去外面的饭店吃饭。什么饭店也老早想好了。你要好好的,听小顾的话啊!”——这在电话里大声说

